

像我这样写人情世故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是很天真的,以为世界是可以说明白的,一切一切都可以命名、可以诠释、可以共情。其实不一定的,也不必要。

张怡微:从旧文读出新意 自故事看出新解

■本报记者 丁杨



张怡微

作家张怡微在2017年从台北回到上海。她完成了台湾政治大学的博士学业,做了那么多学生的她,走上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讲台,给研究生上创意写作课。一年多过去了,张同学变成了张老师,她的写作状态依旧,一只手写小说,一只手写专栏随笔,写得越来越从容。写作之于她,是彰显才情的平台还是安身立命的职业?皆不尽然,也都有一些。

2017年,张怡微的“家族试验”系列小说《细民盛宴》《樱桃青衣》出版。这些小说对那些市井人物的喜怒哀乐有生动刻画,对人情世故的叙写冷静而老到,令评论界和读者领略到她在小说中呈现的个人风格和成熟气质。在最近问世的随笔集《新腔》中,她将笔触指向张爱玲、白先勇、王安忆、王朔、村上春树的小说,也把目光投射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以及《一一》《半生缘》《最想念的季节》等华语艺术电影上,在对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品味和解读中,发现一些文本或镜头之外的意味深长之处,表达出某种新意。所谓“新腔”,如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言,“也许是旧文新读,也许是故事新解;是时间的游戏,也是心事的重组”。

张怡微告诉本报记者,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教书。此外,她还要

读书、看电影、做研究、看戏、写小说和专栏……她的博士论文《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已经和出版社签约,即将进入编辑出版流程,文学评论集《却看小说的从前》也将随后和读者见面。对写作,对自己,她有着清醒认识。她并非不悔少作的作家,十七岁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早早出书,她不讳言有些早期作品未必好。所以,谈到小说写作,她说,“小说也在写,写得比之前少一点”。这是“慢工出细活”之意吧。

张怡微:从学生到老师,一年来这种身份转换带给你很多感受吧。

张怡微:当老师我还是新人,不太会教书。到现在依然在学习。身份转换最大的感受是,传道授业基本还能照本宣科,将自己当做一个媒介。解惑比较难,自己曾经巧妙避开的,当老师的时候,就只能老老实实面对。

张怡微:你现在在复旦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你怎么看待后天培养对于写作这件事的影响?

张怡微:我仔细梳理过中国“创意写作”专业所挂靠的上一级学科,不少大学都是放在新闻传播、广电广告下的。复旦是最早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的大学,我们是艺术专业之下的戏剧戏曲大类,我觉得很有意思。学艺术是有基本规律的,无非是喜欢、花时间,不一定有结果。我们现在就是在“花时间”的部分做一些基本、枯燥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会激发出天赋来,但这种训练所能抵达的结果是面对写作这件事,学生们可以胸有成竹地表示“我会”,对于阅读这件事,学生可以略有信心地表示,“我有自己的文学品位”。

张怡微:《新腔》可以看作是“个人阅读史”,当然这里的阅读是广义的,读书是读,看电影、看戏也是读,在这本书中被谈及、写到的对象是你经过挑选,还是自然而然就这么多一本一本一部一部读(看)过来的?

张怡微:没怎么费心挑选。

第一部分想写一些通俗小说,有些现在也不太讨论了,但我印象很深的。第二部分想写一些古代社签约,即将进入编辑出版流程,文学评论集《却看小说的从前》也将随后和读者见面。对写作,对自己,她有着清醒认识。她并非不悔少作的作家,十七岁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早早出书,她不讳言有些早期作品未必好。所以,谈到小说写作,她说,“小说也在写,写得比之前少一点”。这是“慢工出细活”之意吧。

中华读书报:就书中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在作家身份之外你还是一位好读者。不过,从前的阅读、学生时代的阅读和现在的阅读,还是有所不同吧?

张怡微:一开始阅读肯定是为了消遣,学生时代的阅读会更功利,更希望从阅读中得到对自己有益的养料,知识或者方法。现在的阅读,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工作,另一部分也是为了训练自己对于要义的抓取能力,包括审美要义和人生要义。

中华读书报:出于写作和授课需要,想要洞悉一部作品的门道,这样的阅读是否会多少折损一些单纯阅读的乐趣?

张怡微:我想专业读者的阅读不都是为了获得“愉悦”的,商业社会其他的放松形式都比阅读要容易抵达感官上的愉悦。和一部作品发生很深的交流,是需要信任作家和作品的,要相信自己读的东西是值得信赖的,不会浪费时间的,我觉得这种“信赖”本身就已经是愉悦了。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中你写及的现当代中文小说、电影、中国古典小说等等,都带有某些昔日情怀,你这么年轻,为何会对这些气质的作品如此感兴趣?

张怡微:就是我十几岁到三十岁之间看的作品。怀旧也许是因为时间跑得太快了,这些作品已经不那么流行了,也很少被讨论了。但对我个人来说,它们一直在我手边。可以拿出来品一品,也可以不必多说什么。遇到也读过这些作品的同好,聊一聊也会很高兴。

中华读书报:从这本书所谈及的对象来看,你好像对同时代或同年龄者的作品涉猎较少?

张怡微:时间确实不够用。我本科是学哲学的。硕士毕业做的题

目是石黑一雄。博士又完全换了一个专业,开始做《西游记》续书,除此之外还要为了学费花费大量时间写专栏。实在是没有精力。但现在我在本科生中开设通识课,就是讲当代文学鉴赏。当代就是1949年以后的文学作品。

中华读书报:对于人物内心细节的刻画和人情世故的叙写是你的小说中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哪怕主人公的人生并非大起大落只是日常细水长流,也写得惊心动魄。早自张爱玲、白先勇,后来的王安忆、金宇澄,都是写人情世故的高手,他们都是生活在上海、台北这样的都市,你觉得这与他们的写作有怎样的关联?

张怡微:其实真的懂人情世故的人,都是不写人情世故的。我们一般喜欢讨论作家出生在什么家庭、什么环境……也许多看一看作家最同情什么样的人会更有趣。同情也是一种情,虽然有隐微的不平等,但很真挚。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历史潮流中,有哪些曾被作家看来去看过一遍又深悲悯甚至遗憾的群体,要比比较所谓的“人情世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更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从一些文章中能够读出你对明清话本小说、地方戏曲很感兴趣,这些艺术形式和你笔下对人情世故的刻画倒是不谋而合?

张怡微:明清小说就是因为是我博士时期的专业,所以就看了一些。我自己写的不好,联系不到那个脉络上去,但我还是会从看谈小说中抓取到我喜欢的部分。

中华读书报:《新腔》中写到《半生缘》《红粉》《少女小渔》这样的小说,你会对小说原作和改编的电影做些比较,你如何看待这种源自同一文本的不同艺术表现形式间的差别?

张怡微:改编者肯定也是读者,改编中一定有再创作者的阅读理解。《半生缘》电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在书里写到了曼璐与《情探》中敦桂娘的形象重合,许敦桂

导演通过徐丽仙的弹词来提醒我们观众,她们对于旧爱都做了一个试探的动作。我自己是研究续书的,续书一直都不被重视,但是续书作者同样身兼读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我很喜欢看这种改编的意图。因为可以提示我阅读文本中的疏漏。

中华读书报:我留意到,你对于那些小说、电影、戏曲的解读,其实未必从结构、技法这些文学、艺术层面着手,反而贯穿一个“情”字,这是否能够反映你的某种阅读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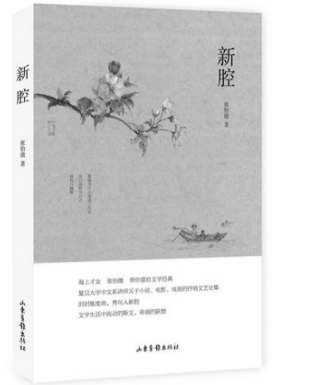
张怡微:我可能受到冯梦龙影响比较大,“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实际上这些故事才子佳人、男女真情都是为了抵达文学功能。追求理想的情爱背后就是追求理想的社会,而爱情的离散指向时代的离散……类似这样方法上的启迪,是我比较有兴趣的。

中华读书报:在“后记”中你写道“如果不写这样的文章,我的人生是不是能变得更加‘整齐’一点,体面一点”,这里提到的整齐和体面的含义是?

张怡微:就因为各种原因,出版了一些质量不高的书,也写了大量不应该拿来发表的不成熟的文章。但我还是要面对它们的。如果有选择,我当然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少写一些不必要发表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你的成长和求学过程和目前国内许多同龄作家有些不同,在台湾那些年的读书经历对你的生活乃至写作有哪些影响?

张怡微:首先是对汉语的想象力肯定是增加了不少。因为汉语是被我们过度使用的语言,是我们的日常语言,我们用来考试、用来升学,再拿来做艺术作品的题材,难免是很钝的。到了台湾我看了不少现代诗,对语言的感受也更有层次了。我现在也经常对学生说,你们总是说要积累外语的词汇量,其实你们汉语的词汇量也要加强。其次是给了我一个专业。我还挺喜欢我后来研究的东西的,明清续行的文化在文学史的框架中虽然很边缘,



《新腔》,张怡微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68.00元

但对于创作者来说,启迪很大。我想这也是我的运气。

中华读书报:冒昧地说一句,也许你的童年经历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你的作品中对人情世故的“老成”?

张怡微:我没有见过真正的不幸,所以我也没有写过真正的不幸。我的童年不怎么快乐,但这只是人之为人万千不快乐中的一种。我还是觉得真的懂人情世故的人不会从事写作。像我这样写人情世故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是很天真的,以为世界是可以说明白的,一切一切都可以命名、可以诠释、可以共情。其实不一定的,也不必要。

中华读书报:少年成名的作家往往面临着如何实现写作上的蜕变以及淡化最初那些标签的问题,你有这方面的困惑吗?

张怡微:我没有成大名,所以困扰也少。我现在还在给《萌芽》写文章,我的学生也在上面写,我很感激《萌芽》和“新概念”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没有成为什么真正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能具体说说你的“家族试验”写作序列的含义吗?这个系列是否会继续?

张怡微:“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以血缘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包括离异、过房、失独等等,想写一写难以命名的关系,譬如继父继母之间,“我”和母亲男友的孩子之间,譬如父亲和故去的女儿的初恋之间……

接下来这个系列应该不会再写了,有新的计划,目前我算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吧。

我看《日子疯长》,看见的是人、是事、是物,是人于事与物之间的种种交集种种因果,而这看出的恰是“历史”“命运”和“灵魂”。

《日子疯长》中的历史、命运与灵魂

■何纯

我读文学作品,无论长篇抑或短制,都希望其中有人“历史”“命运”和“灵魂”,或者这就是我评价“好”的标准。即如张宗子的《陶庵梦忆》,百把几百字一篇,所谓“小品”,看似闲笔,看似就是个情趣,但合起来拼出来的,仍是浓得化不开的家国之思、黍离之悲。我看《日子疯长》,看见的是人、是事、是物,是人于事与物之间的种种交集种种因果,而看出的恰是“历史”“命运”和“灵魂”。

先说“历史”。著名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历史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他认为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在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其实类似的想法很多人也有,例如冯友兰先生说,历史有二义焉,一曰过去发生的事(今人谁也没见过),一曰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既是叙述,便免不了带上叙述者的主观情感);又如钱穆先生,他认为乃至提倡历史的叙述一定要体现出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

因此所有的历史便既是“史”的也是“诗”的。蛟河与泇水相交处的梦溪小镇,小镇少年眼中的人事,既是那时代“发生在”底层的史实,而经作者“在今天”的选择、组合与陈述,便又充满了诗意——它是审美的,也是审度的即“思想”了的。

聚居的街市与散落的农家隔田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童叟皆有往来。得田土物产而市,因官商行旅而聚,居街市而近村落,行商贾而悦丰歉。在农耕中国的结构中,小镇是天然的经济运行单元;在权利中国的体制里,小镇是厚实政治缓冲层;在科举中国的传承下,小镇是丰富的人才资源储备。星罗棋布的乡下小镇,是中华大地上最本色的审美元素,是最自主的经济细胞、最恒定而温情的社会微生态。——《日子疯长·走不出的小镇》

由此,经过“反思”即思想的提炼熔铸,小镇便与宏大的“中国”勾连起来,成为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必然的历史和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叙述应该对阅读者有较强

的带入感,这算是对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注解。作为亦曾长期生活在沅澧一带小镇的我,读《日子疯长》是甚觉亲切,这不仅在于细微处偶或出现的家乡俗语“筋骨人”“孽障”“瘦得像根干豆角”“独卵子厉害咧”,更在于地无分南北人无人分东西的“声气相通”,在于“共情”。

关于“命运”。所谓命运,实际上有两重含义,一是命,指先天所赋的本性;二曰运,指人生各阶段的穷通变化。《红楼梦》十二钗曲,曲中的“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先就把人物的命运给设定了。《日子疯长》写得最多的是人,“命运”便如影随形俯拾皆是:小姐出身丫鬟的母亲、属猫有九条命的父亲、“知道命不好”但“慢慢熬”的大姑,“由八人抬进喧闹的洞房到八人抬进死寂的墓穴”的三姐,还有陈师傅傅先生、李伯金伯梅大伯,“我的朋友吴卵泡”……各是各的命,各有各的运,每个人似乎都是一部传奇。可以说,整部散文,是“贴”住人写,“贴”住命运写的。其中有苦难有委曲,有随分从时有明抗

暗争,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生命的本真和生命的鲜活。

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黄金时期”的人,还有一些是把文学当作安身立命的根基,也当作与社会打交道的手段,这不分职业的或是事业的。而在写作中,有强烈的历史感贴住命运写的,应该是有着优雅“灵魂”的人。曙光自己就在一次有关《日子疯长》的对谈时说道:“还乡”两个字太单薄,便又加了“带着灵魂上路”。在我看来,他的写作,也是“带着灵魂”的写作。

带着灵魂的写作,首先是有独到的理念。作者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并由此举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由概而返”的历史主义向具体的人道主义回归,由虚妄的现代主义向诚实的乡愁主义回归,由拜金的娱乐主义向精神的自省主义回归,由群体的语境主义向个人的文本主义回归。对自己的写作明白如此,我辈则无由置喙。但若以此对《日子疯长》端详审核,又不得不承认,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作的;他是开拓者,也是践行者。

带着灵魂的写作,其次是有悲悯的情怀。悲悯是慈悲与博爱。是情动于中而发于言、感同身受而赋于形。那个年代梦溪的日子,“慌乱仓皇得像一把疯长的稻草”,但你在《日子疯长》里是看不到哀伤看不到悲凉的,看到的是面对苦难的微笑,是历经是非的诚恳,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潇洒,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和。而这,也恰好印证了作者“人道主义”“乡愁主义”“自省主义”的文学主张,理念与情怀二者互为照应。我特别看重《母亲往事》中所透露的襟怀,“世上原本所有的朝圣皆为自圣!无论朝圣的圣路是否遥远,最终能否抵达,而真的圣者,一定是在朝圣路上衣衫褴褛的人群中”——这难道不就是悲悯的写照。

带着灵魂的写作,再次是有合适的方法。我所说的方法,不是一般所谓的写作技巧,在这方面,谋篇布局的、结构层次的、语言修饰的,



《日子疯长》,张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版,48.00元

等等,《日子疯长》也是大有可观。在我看来,《日子疯长》是将“民族志”运用得恰到好处的,“民族志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对于梦溪小镇的过往,经历与记忆便是最好的田野,一种更贴近更切人且是“非功利”的田野调查,其所得材料乃至细节便最是靠得住的。而放在“文化”视域的审视与展示,才是《日子疯长》的底蕴。

在张炜绘声绘色的讲述和动情的歌吟中,我们能见识真切的自然、真实的动物与传奇的人。涉世未深、情感纯真的孩子们,在他的故事中一定会被深深地感染。

给孩子的精神盛宴

■洪浩

最近,素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中华书局,出版了5册“张炜给孩子”的文学读本,令读书界和广大读者颇感新奇。毕竟,这是底蕴深厚的老牌出版社,书出得格调高雅,品质不俗;装帧和排版都颇见用心;大量精美的线描插图,与文字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给人以爱不释手的感觉;而真正读进去更会觉得极为迷人,因为内容丰富扎实。

这套读本,是中华书局的编者从著名作家张炜长达48卷、共计1500万字的《张炜文集》中精选出来的,文章均可读好看。首批与读者见面的5册,书名分别叫《动物们》《小时候》《在海边》《听来的故事》《写作慢慢来》,这里集合的是有关大自然、动植物的篇章,以及作家小时候亲身经历和听来的故事,还有奇瑰瑰丽的山野民间传说等等,同时,也收录了作家谈论文学阅读

和文学写作的文章。著有《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长篇佳作的张炜,是中国当代最具美誉度和影响力的文学大家之一。近年来,他在儿童文学的写作方面成就斐然,接连二连三地奉献出了《半岛哈儿哈气》《少年与海》和《寻找鱼王》等儿童长篇小说力作。这些优秀作品已在广大读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回响,成为孩子和家长共同的精神食粮与心灵珍藏。尤其是《寻找鱼王》等作品的热销和获奖,充分说明这位成人文学作家在儿童文学写作上的优势和成就。回顾作家的文学追求,会发现张炜其实一直是一个适合少年读者阅读的作家,因为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无论题材和风格如何变化,他始终保有一颗未曾泯灭的童心。也正因此,在他迄今全部的著述中精选出一部

分作品给孩子们,显得理由充足,也很有必要。

童年经历在这套读本中有一再的呈现,构成了极具特色的主题和旋律。作家张炜小时候是在海边从林里长大的,房子就在无边无际的林子中间,宛如童话中的小屋。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他,与野地里的动植物朝夕相处。那些树木,花朵,果子;那些野物,鸟类,蘑菇;那水流清澈的沟渠,那游着黑鱼的黑湖……是作家记忆里永远的珍藏和眷恋;那色彩斑斓的时光,也已成为生命中最值得怀念的部分。独特的经历造就了独特的作家,张炜因此写出了这样独特的文字。

丛林,海边,山区,这三种自然场景,构成了张炜作品的舞台。在这舞台上站立的,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在这舞台上跳跃奔跑的,除了人,便是各种动物。在他笔下,动物

基本上都是善良可爱的,动物有意志也有节操;很多动物比人善良,但命运大多悲惨,而欺凌和戏弄它们的还是人。由此,作家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动物鸣不平,他的呼号是当代文学中极为独特的声音。此外,张炜还写过不少具有《聊斋》风格的动物故事,这类作品深受齐文化熏陶,奇诡迷离,浪漫迷人。在这套“给孩子的”读本中,张炜留下了不少特别好玩、特别好玩。

首先,这是一套可读好看的书。与一些试图描写自然,刻意虚构动物故事的童书相比,你会感觉到,张炜的描写是真实、生动和富于童趣的。在张炜绘声绘色的讲述和动情的歌吟中,我们能见识真切的自然,真实的动物与传奇的人。涉

世未深、情感纯真的孩子们,在他的故事中一定会被深深地感染,从而获得绵长的感动和新鲜的启示。

其次,这是一套格调纯正的书。我们知道,作家张炜是一个既关怀大地又关注星空的作家,其作品贯注着正直的道德理想和纯粹的精神追求,小读者们可以从这中领悟一个优秀作家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深刻理解与洞察。经由他的这些作品,走入优秀作家的艺术世界,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那就是:既可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启迪心智,又能享受蓬勃的诗情,体味生命的厚度。

其三,这是一套提升修养的书。作家张炜的文字是富于功力的,同时也是富有魅力的。任何年龄段的读者,读张炜的书都不会觉得吃力,而少年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文学奥秘与写作技巧,对于提升



“张炜给孩子读的文学读本”系列,中华书局2018年8月第一版,112.00元

思想、艺术和写作方面的修养大有裨益。相信很多家长也都喜欢张炜的文字,愿意和孩子一起牵手共读,各取所需,享受不同的阅读乐趣。

相信这套由当代优秀作家著述的读本的面世,对于儿童文学读物的繁荣及品质的提升,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读本虽是“给孩子的”,但其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读者;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尤显丰盛与特别,可以称得上是难得的精神盛宴。